

翠袖乾坤 查小欣

在郭偉亮葉佩雯的婚慶上週何韻詩爸爸何德星，他一身黑西裝黑襯衣打扮，十分講究，剛見到我便問：「阿詩宣佈出櫃後，有見過阿詩嗎？」

何韻詩爸爸撐女兒出櫃

「她早點說出來便不用忍得那麼辛苦。」出櫃前，阿詩先致電何爸爸，詢問他的意見，當阿詩跟他說：「我打算come out... (come out即出櫃) out字還未出口，何爸爸已說：「out就out吧。」何爸爸的開明，令阿詩放下心頭大石。

天言知玄 楊天命

馬得「太陽」之助，男性的運勢明顯比女性強，凡事有望得應手，女性則應好好運用男性的貴人助，兼且正財運亦不俗。

蛇年生肖運程 (下)

雞得「將星」及「三台」等吉星之助，肖雞者於蛇年將獲得權力提升，異性貴人的助力亦相當不弱。不過，由於受到「五鬼」、「飛符」及「官符」等多顆主是非及官非訴訟的凶星影響，來年務必小心人事的鬥爭，生活亦宜奉公守法之道，不要妄生事端。

琴台聚 彥火

莫言在童年，便養成愛看書的習慣，當他在故鄉放羊做牧童的年代，便嗜書如命，他自稱：「那時候在我們那個偏僻落後的地方，書籍是十分罕見的奢侈品。在我們高密東北鄉那十幾個村莊裡，誰家有本什麼樣的書我基本上都知道。為了得到閱讀這些書的權利，我經常給有書的人家去幹活。」

莫言的單戀

莫言特別提到他少年時代的一段邂逅，也是與讀書有關的。他的鄰村石匠家有一本《封神演義》，石匠的女兒是他幼小心靈的摯愛情人。為了閱讀《封神演義》，他給石匠家拉磨磨麵，磨一上午麵，可以閱讀這套書兩個小時，而且必須在石匠家的磨道裡讀。他讀書時，石匠的女兒就站在他的背後監督着他，時間一到，馬上收走。如果他繼續閱讀，那就要繼續拉磨。那時在他們那裡根本就沒有鐘錶，所以所謂兩個小時，全看石匠女兒的情緒，她情緒好時，時間就走得慢，她情緒不好時，時間就走得特別快。為了讓這個小姑娘保持愉快的心情，他只好跑到鄰居家的杏樹上偷杏子給石匠的女兒吃。

莫言癡迷於封神榜，更癡迷於石匠的女兒，到了他十五歲這一年，他再敢不單戀對他精神的折磨，正式向她提親了。她讓他的丈母娘帶話給他，說只要他寫出一本像她那套《封神演義》一樣的書她就嫁給他。

也許石匠的女兒這句話，成為莫言後來創作的最大的動力。莫言在美國史丹福大學演講時，鼓舞他寫作，是因為對餃子等美食的渴望，對這一說法，他後來又作了修訂和補充，「其實，鼓舞我的寫作的，除了餃子之外，還有石匠家那個睡眼朦朧的姑娘。」他還半開玩笑地說：「我至今也沒能寫出一本像《封神演義》那樣的書，石匠家的女兒早已成了三個孩子的母親。」

中國民間故事封神榜裡邊，譬如說一個人的眼睛被人挖去了，就從他的眼眶裡長出了兩隻手，手裡又長出兩隻眼，這兩隻眼能看得到地三尺的東西。還有一個人，能把自己的腦袋脫離脖子在空中唱歌，他的敵人變成了一隻老鷹，將他的腦袋反著安裝在他的脖子上，結果這個人往前跑時，實際上是他在後退，而他往後跑時，實際上是在前進。這些場景，都在莫言後來的小說重複出現了。

到了莫言可以在圖書館涉獵大量圖書時，他已經不能耐著心把一本書從頭讀到尾，他表示：「我感到書中那些故事都沒有超出我的想像力。我把一本書翻過十幾頁就把作者看穿了。我承認許多作家都很優秀，但我跟他們之間共同語言不多。我的書對我用處不大，讀他們的書就像跟一個客人彬彬有禮地客套，這種情況直到我讀到福克納為止。」

其實，莫言欣賞的不是福克納的作品，而是福克納的寫作態度和生活作風。莫言稱讚福克納說：「他從來不以作家自居，而是以農民自居，尤其是他創作的『約克納帕塔法縣』更讓我心馳神往。我感到福克納像我的故鄉那些老農一樣，用耐煩的口吻教我如何給馬駒子套上籠頭。接下來我就開始讀他的書，許多人都認為他的書晦澀難懂，但我卻讀得十分輕鬆。我覺得他的書就像我的故鄉那些脾氣古怪的老農絮叨叨一樣親切，我不在乎他對我講了什麼故事，因為我編造故事的能力決不在他之下，我欣賞的是他那種講述故事的語氣和態度。他旁若無人，只顧講自己的，就像當年我在故鄉的草地上放牛時一個人對着牛和天上的鳥自言自語一樣。」

莫言從福克納「老農作風」找到共同語言，並且間接受到啟發。由此，他找到寫作的表達方式，他說：「讀了福克納之後，我感到如夢初醒，原來小說可以這樣胡說八道，原來農村裡發生的那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寫小說。」

一水之隔

就那麼一個小時的豪華客輪航程，把我們從廈門帶到金門。兩岸一衣帶水，氣氛不同。遊客大多是外省人，也有少量是回金門的當地人。滿船說的都是普通話，雖然南腔北調各不相同。廈門過海關時，被分成兩隊，境外一隊，境內一隊，有人開玩笑說，不公平！但規矩就是規矩，人總得按章辦事，不然就會亂了套。我好在長了個心眼，早在香港就辦好入台證，不必像他們，三十多人申請，一半被拒，大多數是照片不合規定，連面籤的資格也沒有，就給打回頭了！

金門—廈門航海線是於2004年2月3日啟動，客船經大擔、二擔水域，在微微的晃動中，我閉目養神，思潮竟又回到前天的廈門去了。是個雨天，天色灰濛濛的，雨滴滴嗒嗒地落下，車停下，到南普陀寺的路給封了，人們只好冒雨鑽地道，黑乎乎地，伸手不見五指，摸路前行，導遊熟門熟路，一支箭在前頭帶路，連一支照明電筒也沒有，苦的是我們，盲公似的亂竄。好不容易鑽出地面，那導遊還在得意地笑，C大約怒從心頭起，喝道，你是怎麼帶的？叫我們鑽地道？一點燭光都沒有！要是有人出事，你負得了責任嗎？！那人不吭聲，只顧在前面搖頭表示無聲抗議。C恨恨地說，太不像話了！你們旅行社就知道賺錢，不顧人家死活！這時南普陀寺的鐘聲沉沉傳來，我們幾個站在天王殿的菩提樹下聊天，但見遊人一群又一群擁來，我們早已失去遊興。

我又記起廈門的小巷來了，那晚，L在「曾厝垵」約飯，那是巷子裡的小店，似乎是相識的朋友開的。都是閩南小菜，晚飯已過，我們都飽着，其實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走街穿巷。這裡舖頭一間接一間，賣飲食的，賣玩具的，賣禮品的，還有各種補習社……一派熱鬧夜市景象。也有許多茶座，我們進入其中一家，裡面別有洞天，有書有畫有沙發，兼營客棧，像青年旅社，很便宜那種。登上樓去，天台上有花樹蔥蔥，抬頭但見一輪月亮正上中天。我想起在那小巷轉角處，商舖旁邊有一輛自行車兀立，好像道真似的招人合影。這小巷風情濃厚，在夜間尤其誘人。可是一般遊人未必知道，它並不是熱門去處，只有當地人才可能熟門熟路。

但來到鼓浪嶼，卻好像來到陌生的地方。那棵靠近碼頭的老樹樹我自然記得，但在那麼眾多的遊客湧進來之後，節假日每天十萬人，平時也都有兩三萬人，人潮洶湧而過，立在那裡的那棵老榕也就未必記得我了！該去的地方都去過，打電話找師妹，想去她那老屋聊天，她卻外出。我們就近找了一家快餐店喝咖啡，胡聊。C說起「你以為穿着馬夾我就認不出你了！」，那趙本山小品的典故，讓我聯想起許多惹笑的故事。

金門其實只有幾個小時遊，一踏進「水頭古厝群」，閩南古厝與西式洋樓建築群交錯，讓人誤以為猶身處閩南。漫步「得月樓」中庭，參觀「金水國民小學」，學校裡寂靜無人，好像關了門。我們穿堂過廊，登上樓，但見一縷陽光從那雕花窗口斜射而入。出洋客的故事就在那裡嫻嫻重現，令人疑幻疑真。走出去，但見在草坪後的一堵牆壁上，有一幅毛澤東身穿軍服戴軍帽像，下面寫着「毛澤東奶茶」，原來是咖啡店廣告。讓人眼前一亮的，是看到最富盛名的金門象徵，地標「莒光樓」，這座碧瓦紅磚的樓宇，比起我所見過的建

築，不算輝煌，但在金門而言，卻是與眾不同。「翟山坑道」位於金門島西南的古崗湖邊堅固的翟山腹內，為由陸地通往海上、可供戰艇出入的地下坑道，其主體由花崗岩石開鑿，1961年動工，至1966年才完成，工程雄偉浩大。我們在工作人員的指引下，下幾級石階，右轉，步入寬約11.5米，高8米的坑道，它總長357米，我們藉着昏暗壁燈照明，但見人影幢幢，從對面擦身而過。左手邊是可供數十小艇進駐的水面，波光粼粼閃動。這裡成了那時最好的防護掩蔽碼頭。我想起坑道口處前的小公園，那裡就展示當年各種軍用小艇和老舊坦克，以及高射機關槍等，讓遊客擺姿勢拍照。

既然來到金門，就少不了購物。「金門貢糖」裡面人擠人，我們一進門，就有工作人員熱情招呼，煮麵線的攤子前排了一隊人，連我也給拉去免費試吃。那麵線軟軟軟香香，再加上自行添加店裡供應的甜、酸、苦、辣的醬料，果然是味道好極了！雖然已經很飽，我還是禁不住再添一小碗。貢糖本不想買，但售貨員說，可以免費幫你們打包，且提上飛機包裝不怕壓。怪不得買的人客似雲來。回程經海關的店舖，「金門高粱酒」不能不買，大概是人同此心，煙酒店裡人山人海，雖然我們並不喝酒，但提回去倒是極好的手信呀！只有由炮彈製成的「金門菜刀」沒買，一來利器不便攜帶帶出海關，二來也沒有實際需要，不要也罷！

去的時候，從廈門「東渡碼頭」上船，航程一個小時；但回程抵達廈門「五通碼頭」，只需半個小時。這時，天已發黑，Y夫婦接車，毛毛雨中，他們駕車而來。其實我們並不相識，他們只是受人所托。等到坐在飯館裡，燈下他忽然說，很面熟，你來過廈門嗎？廈門當然來過，但場合肯定不同。他太太笑着插話，今天看星座，我須穿橙黃上衣，她拉了拉衣服，就會遇到貴人！

貴人？這嗎？我們遇到貴人才是真的。他們帶我們去她的茶莊喝茶，還送了各一罐近千元人民幣的50克「正山堂特製金駿眉」，還有各兩罐「正山小種紅茶」；深深令我們消受不起。這還不算，他們還連夜載我們去漳州，汽車直奔「東南花都大酒店」而去；叫我們慨嘆人生何處不相逢！



■金水國民小學。



作者提供圖片

■金門奶茶廣告。 作者提供圖片

生活語絲 吳康民

周末去澳門，為的是聽韓紅唱歌。韓紅曾在年前的香港國慶晚會上來過香港演唱。記得她曾在舞台上說，她很喜欢香港，但她身為軍人，她得得到軍委批准，來澳門容易。聽了她這句話，知道她到澳門專門開演唱會，也的確不容易，因此一定要擠出時間去聽一聽她的演唱。

韓紅在台上說，她的第一職業是做扶貧的工作，第二職業才是唱歌。在舞台上播出她到許多貧困或受災地區探望災民的影片，她自己在舞台上說，她是在災區看到災民的苦況，說呀，說呀，說呀，我也受到感動。這是一位很有善心的女孩子了，我也富有感情的女孩子。當然，她的年紀也不小了，在我這位老頭子看來，她是一位天真活潑富有感情的女孩子。

聽韓紅唱歌

韓紅是個肥女孩，但並不難看。最近似乎瘦了一點，她說上舞台的禮服也寬了，看她常常抽抽褲頭，果真如此。韓紅的歌聲甜美，高亢又帶點淒涼，正是她生長在西藏地區的地域特色。她的一曲《青藏高原》和《天路》，繞樑三日，令人回味不已。韓紅是西藏人，但並不難看。最近似乎瘦了一點，她說上舞台的禮服也寬了，看她常常抽抽褲頭，果真如此。

隨想國興

任何人都不能否認，這是個手機時代。手機時代的好處，一切都方便了。比如在沒有手機的時代，我和內人約了晚上七時在銅鑼灣某地見面，結果我遇到百年一遇的情況，就是乘坐的地鐵到達銅鑼灣站時，有人跳軌，所有人都不能下車，等了半小時，聽到廣播說，地鐵往回走，到灣仔站後大家自行轉搭公車。那時，有部手機可以省卻多少焦急的苦候？可以省卻多少後的解釋？

路地觀察 湯禎兆

桐野夏生的小說一向陰冷黑暗，《殘虐記》是其中的名作之一，小說以新瀨縣崎崎市的少女監禁事件為藍本，把日本的「禁室家族」社會問題及「禁室教育」罪案來一次統整結合，看得人渾身不自在。

手機時代

手機上癮症還有一個後果，就是當你在餐廳的時候，只要別人的手機鈴聲一響，很多人都不自覺地拿起手機。這不算是上癮症，而是手機傳染症。專家說，當別人，特別是朋友用手機和他人作互動時，旁邊的人就會產生被排斥的感覺，很自然地就緊跟著拿出手機來使用了。這就是手機的傳染功能。

《殘虐記》的對照

齊藤環想指出的是，桐野版及谷崎版的《殘虐記》，都是以經歷悲慘事件的人物為主角，描寫他們處於性無能的狀況，然後透過想像力的膨脹從而去展現故事的生成。谷崎的小說雖然未成，但從開首出現的丈夫遺書中，已知道自己已因苦悶而死的姿態讓讀者目睹，正是他最終的性幻想展示。換句話說，桐野也不過在將谷崎心目中對「性的人間」之想像，作進一步發揮從而構成《殘虐記》的骨幹，讓故事再行生下去。

於我而言，《殘虐記》最恐怖的「殘虐」，其實並非在性層面中的肉體懲罰或又是折辱上，而是在文字上的角力——人生憂慮意識始，當信治在信中不表示自己努力讀書，為了寫信給景子而認真學習，兩人的「禁錮對決」便一生一世沒完沒了。真正的禁錮戰場便由有形的禁閉空間轉為無形的文字網絡，這才是我心目中「殘虐」的世相。